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2-0222-08

《西游记》的喜剧元素与英语世界的翻译转移现象

洪 涛

[摘 要] 《西游记》一书中颇有诙谐、幽默、滑稽、戏谑的场景和片段,书中人孙悟空最会“弄嘴弄舌”,猪八戒也擅长“插科打诨”,谈吐应对具有喜剧色彩。孙、猪二人谈吐的机巧之处往往涉及双关语,极难翻译成英语。如果无法翻译的片段太多的话,英译本的连贯性肯定会受损,小说读起来就会支离破碎。我们将检讨英语世界的两个本子:余国藩(Anthony C. Yu)和詹纳尔(W. J. F. Jenner)的英译本,并对比二书处理喜剧片段的效果,发现余国藩的译本比较多“纪实翻译”,而詹纳尔译本比较多“工具翻译”。这两种倾向似乎反映出余、詹两人迥异的翻译观念,同时也可以看到英语世界中翻译转移(translation shift)的现象。

[关键词] 《西游记》;喜剧元素;双关语;余国藩;詹纳尔;纪实翻译;工具翻译;翻译转移

[中图分类号] H319.5 [文献标识码] A

《西游记》一书中颇有诙谐、幽默、滑稽、戏谑之处,这一点,古今学者已有定评。例如,古人陈元之评《西游记》为:“滑稽之雄”、“浪谑笑虐以恣肆”^[1](第212-213页)。近人鲁迅评此书:“每杂解颐之言”,“玩世不恭之意寓焉”^[12](第139页)。当代学者阎广林则许为“喜剧文学之雄……达到中国喜剧精神的最高水平”^[3](第94页)。本文不想重复探讨前人的定论。本文要探讨的是这些有趣片段在英语世界是怎样呈现的。孙悟空和猪八戒的“诙谐话语”,往往在紧张关头或者有冲突的时候说出,使气氛急剧转化,令人发出会心微笑。现在我们关注的是,英语世界的读者能否得到相同的阅读乐趣?

《西游记》的诙谐、幽默、滑稽、戏谑之处,往往与文字游戏有关,例如书中人的谈吐有时颇为风趣:第44回,悟空要八戒把三清的圣像收藏到“五谷轮回之所”:

把三个圣像拿在肩膀上,扛将出来。到那厢,用脚登开门看时,原来是个大东厕,笑道:“这个马温着然会弄嘴弄舌!把个毛坑也与他起个道号,叫做什么五谷轮回之所?”^[4](第577页)悟空如此对待道教的至尊三清,自属不敬,但把厕所称为“五谷轮回之所”,可谓善谑^②——既用上新奇的委婉语,谈吐又切合他的佛徒身分(“轮回”)。

其实八戒何尝不“弄嘴弄舌”?八戒的言行有时比悟空更逗趣。试看一例:第26回悟空推倒人参果树,求福禄寿三星救治。

那八戒见了寿星,近前扯住,笑道:“你这肉头老儿,许久不见,还是这般脱洒,帽儿也不带个来。”遂把自家一个僧帽,扑的套在他头上,扑着手呵呵大笑道:“好!好!好!真是‘加冠进禄’也!”……八戒又跑进来,扯住福星,要讨果子吃。他去袖里乱摸,腰里乱吞,不住的揭他衣服搜检。三藏笑道:“那八戒是什么规矩?”八戒道:“不是没规矩,此叫做‘番番是福’。”三藏又叱令出去。那呆子跨出门,瞅着福星,眼不转睛的发狠。福星道:“夯货!我那里恼了你来,你这等恨我?”八戒道:“不是恨你,这叫‘回头望福’。”那呆子出得门来,只见一个小童,拿了四把茶匙,方去寻盂取果看茶,被他一把夺过,跑上殿,拿着小磬儿,用手乱敲乱打,两头玩耍。大仙

道:“这个和尚,越发不尊重了!”八戒笑道:“不是不尊重,这叫做‘四时吉庆’。”^[4](第333页)八戒的话中颇多双关语,如“加冠进禄”指“加官进禄”(“冠”“官”同音)，“四时吉庆”一语，“时”呼应“匙”，而“庆”呼应“磬”。八戒将吉祥语与眼前的名物相关连，颇见机巧。

下文的讨论，以余国藩(Anthony C. Yu, 1938-)^[5](第79页)和W. J. F. Jenner(詹纳尔)^[6](第17页)的译文为主，有时亦参阅Arthur Waley(1889-1966)的译文(1942)^[7](第16页)。讨论的文字片段，以书中人物的谈吐为主。

一、余国藩本的“纪实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

《西游记》中的文字游戏常常是翻译难题所在，比如双关语，不少学者视之为不可译(untranslatable)。如果那些文字游戏真是不可译的话，那么原文有趣、好看的片段，在译文中都会变得平淡无味。这样一来，译文的娱乐性势必减低，如果情况严重的话，甚至会损害故事的连贯性，小说读起来支离割裂，难以卒解。这种情况，译者必须想办法应付。最简单的办法是直译加注释(extra-textual gloss)，说明一下原文的情况，例如余国藩的译本有卷末附注，为读者解说难以翻译的文句。这种处理方法，在翻译类型上较为接近Christiane Nord所说的documentary translation(纪实翻译)：If a documentary translation reproduces the source text rather literally but adds the necessary explanations about the source culture or some peculiaritie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in footnotes or glossaries, we may speak of philological or learned translation.^[8](第49页)至于“工具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我们可以在詹纳尔(W. J. F. Jenner)的译本找到一些例子。下面我们举出实例来剖析有关问题。

个案研究一：“姓”与“性”。第一回美猴王想要拜入须菩提祖师的门下学道，祖师查问猴王的来历。

祖师道：“你姓什么？”猴王道：“我无性。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个礼儿就罢了。一生无性。”祖师道：“不是这个性。你父母原来姓什么？”猴王道：“我也无父母。”

祖师道：“既无父母，想是树上生的？”^[9](第13页)

祖师问的是“姓”，猴王误作“性”，但这“姓”和“性”的英文对应词却不同音：“姓”是surname，“性”一般翻作nature。很明显，surname和nature二者难以构成语音双关。“你姓什么？”和猴王的回应“我无性”这两小句，余国藩的译文如下：

——What is your hsing?

——I have no hsing. If a man rebuke me, I am not offended; if he hits me, I am not angered. In fact, I simply repay him with a ceremonial greeting and that's all. My whole life's without ill temper.^[5](vol. 1, 第81页)

余国藩为了一对同音字(姓/性)，竟将语义牺牲掉！他将“姓”和“性”拼音，然后加注说明。他的译注是：A pun on the word “surname” and “temper,” both of which are pronounced hsing.^[5](第506页)余国藩告诉读者“surname”和“temper”的汉字语音相同。詹纳尔译文如下：

——What is your surname?

——I'm not surely. If people call me names it doesn't bother me, and if they hit me I don't get angry. I'm just polite to them and that's that. I've never been surely.^[6](第21页)

詹纳尔译文中的surely，一般作副词用，但这里若当成副词去理解，是解释不通的。surely应该是surlly(暴躁)的异拼法。事实上，surlly和surely拼法的混淆早有前科，尤其在美国英语中^[9](第272页)。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surlly条也有标示二者拼法的相混。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urth Edition, 2000)如此解释surlly：…the word surlly could have a negative sense, and it is this area of meaning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urrent “churlish” sense of the word.^[10](第1742页)其意近于“脾性粗暴”，莎士比亚(Shakespeare)戏剧《十二夜》第二幕第二场也用过此词。Twelfth Night, II, v. 163: Be opposite with a kinsman, surlly with servants.^[11](第91页)意即

“对奴仆耍性子”。詹纳尔用这个 surly, 无非是看中 surly 和上文的 surname 语音有点相近; 语义上, surly 又可接下文的脾性之说。

至于詹纳尔译文中的英文成语 call me names(骂我)也再一次搬弄与“name”有关的文字游戏, 进一步加强双关语的拈连效果。

个案研究二:“叫”与“轿”。像以上这种答非所问(姓一性)的例子, 在别的故事中又再出现, 而且迹近故作朦胧(equivocation), 而不是听错。例如, 第 40 回《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归木母空》中, 圣婴大王要吃唐僧肉, 却见唐僧有三个徒弟保护, 所以想了个“以善迷惑”的法子: 变成个赤身孩童, 高声呼叫, 引唐僧上钩。书中写道:

正行时, 只听得叫声“救人!” 长老惊道:“徒弟呀, 这半山, 是那里什么人叫?” 行者上前道:“师父只管走路, 莫缠什么‘人轿’、‘骡轿’、‘明轿’、‘睡轿’。这所在, 就有轿, 也没个人抬你。” 唐僧道:“不是扛抬之轿, 乃是叫唤之叫。” 行者笑道:“我晓得, 莫管闲事, 且走路。”^[4] (第 512 页)

唐僧说的是“人叫”, 悟空为了引开唐僧的注意力, 答以“人轿”, 而且还引申出一串其它的“轿”。但是英文的 call(叫)和 carriage(轿)相去甚远, 两个词难以在语音上呼应衔接。试看余国藩怎样翻译这一问一答:

——O Disciples! Who's calling out in the midst of this mountain?

——Master, keep moving. Don't harp on such things as human carriage, donkey carriage, open carriage, or reclining carriage.^[5] (vol. 2 第 234 页)

[译注]: Human carriage: a pun on the homophonous words, to call and carriage, both of which are pronounced chiao.^[5] (第 433 页)

读者如果不查看注释的话, 看到悟空无缘无故指唐僧“harp on such things as human carriage”, 一定要大惑不解的, 因为唐僧只不过问 Who's calling out in the midst of this mountain, 完全没有提及 carriage, 悟空为什么突然拉扯上 carriage? 这不是强诬师傅吗?^④ 与原文比较, 余国藩的译文本身未能表现孙悟空的机智敏捷。我们再看詹纳尔的做法:

——Disciple, what's that cheer in the middle of these mountains?

——You just keep going, Master. Stop worrying about chairs, whether they're carried by people or mules, or whether they're open-topped or litters.^[6] (第 733 页)

詹纳尔的译文以 cheer 和 chair 相呼应, 这两个词语的读音很接近, 所以译本中悟空误 cheer 为 chair 是颇自然的(当然悟空很可能是故意这样打岔, 以便转移注意力)。在语意上, cheer 一般指欢呼声、喝彩声, 与唐僧口中“人叫”的意思稍微有点不同。值得欣赏的是, 这样翻译, 悟空的回答可以接得上唐僧的问话, 至少在语音上可以衔接过渡。

个案研究三:“马尿”与“马兜铃”。悟空的机智敏捷, 又见于另一个故事。第 69 回《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孙悟空要为朱紫国王配药医病, 就叫八戒混入锅灰、马尿, 配成所谓“乌金丸”。国王吃后病好, 排宴酬谢。宴上国王一味敬悟空。

八戒在旁见酒不到他, 忍得他咽咽唾, 又见那国王苦劝行者, 他就叫将起来道:“陛下, 吃的药也亏了我, 那药里有马——” 行者听说, 恐怕呆子走了消息, 却将手中酒递与八戒。八戒接着就吃, 却不言语。国王问道:“神僧说药里有马, 是什么马?” 行者接过口来道:“我这兄弟, 是这般口敞, 但有个经验的好方儿, 他就要说与人。陛下早间吃药, 内有马兜铃。” 国王问众官道:“马兜铃是何品味? 能医何症?” 时有太医院官在旁道:“主公, 兜铃味苦寒无毒, 定喘消痰大有功。通气最能除血蛊, 补虚宁嗽又宽中。” 国王笑道:“用得当! 用得当! 猪长老再饮一杯。”^[4] (第 883 页)

当时八戒是想说出“马尿”来, 幸好悟空截住, 而用“马兜铃”来接上话茬。这样衔接应付颇顺, 因为马兜

铃本身是药物。悟空的话一点也不牵强。

悟空瞎诌的“马兜铃”终于能蒙混过关:朱紫国王一点也没有怀疑、不快。但是翻成英文,“马尿”是 horse's piss/urine,“马兜铃”却是 *Aristolochia debilis*, 两者似乎没有多少关联之处,后者难以和前者衔接。试看余国藩如何翻译八戒和悟空的话:

——In that medicine, there's horse...

——The medicine which you took this morning, Your Majesty, did contain Horse-Saddle-Bell.^[5] (vol. 3 第316页)

[译注] Horse-Saddle-Bell; ma-tou-ling 马兜铃 or *Aristolochia debilis*.^[5] (第449页)

余国藩用 Horse-Saddle-Bell 来承接 horse ..., 这样做, 上下文理可通, 却有美中不足之处: Horse-Saddle-Bell 是个生造词, 读者根本不知道这 Horse-Saddle-Bell 是否药物。这样一来, 悟空的急智就打了个折扣。再看詹纳尔的翻译:

——Those pills include 'orse—

——That pills Your Majesty took this morning included not 'orse but *Aristolochia*.

^[6] (第1270页)

詹纳尔实际上是直译“马尿”和“马兜铃”这两个词。但直译之余, 我们明显看到他作了一些调整: 他在语音上稍微改动, 让八戒念 horse 时 h 音脱落。我们推测, 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勉强让 'orse 和 *aristolochia* 的头几个音相谐。另据 Lewis & Short 的 *A Latin Dictionary*, 那个 *aristolochia* 源自希腊语, 意为 a plant useful in childbirth, 与英语 birthwort (马兜铃) 同义。现在我们看见詹纳尔不用 birthwort, 而用 *aristolochia*, 其原因可想而知。(笔者所论, 虽不中亦不远矣?)

从以上三例“姓→性”、“人叫→人轿”、“马→马兜铃”, 我们可以看出余国藩主要采用“直译+文外注释”的方法, 近于“纪实翻译”。但是, 注释说明到底没有多少趣味。要依仗注释才能让人看懂译文, 这表示译文本身的艺术价值及不上原文。此外, 也有读者讨厌为看注释而把书翻来翻去^⑤。

从上引三例看, 詹纳尔不用直译, 也避免用注解: *sumame* → *surely*; *cheer* → *chair*; 'orse → *aristolochia*。他的做法一直着眼于用谐音词语。经过分析, 我们认为詹译是可以接受的 (acceptable)^[12] (第88页) 是效果良佳的。下面, 我们还可以看到, 翻译文字游戏有时候不必依仗谐音文字。翻译谐音文字, 也不是只有谐音一途。这个判断, 在翻译学上应该是有参考价值的。

二、“工具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与“弃车保帅”

从上一节讨论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詹纳尔使用英语的谐音词语之余, 对原义也是尽量贴近。其实, 原文谐音的两项, 有时候只需在译文中保留一项, 另一项根本无关重要 (指的是与上下文的情节关系不大), 而无关重要的那一项, 在语义上是可以牺牲掉的。我们称为“弃车保帅”——“帅”寓指大局、整体效果。这样做, 译文本身才可以成为传意工具, 也就是 Nord (诺德) 所说的 message-transmitting instrument, 成为 instrumental translation (详下文)。我们可以从译本中举出一些例子来分析。

个案研究四: “唐人”与“糖人”、“蜜人”。《西游记》第14回孙悟空对老者的言论表示不满:

三藏道: “我贫僧是唐朝来的, 往西天拜佛求经。适路过此间, 天晚, 特造檀府宿一宵, 明早不犯天光就行。万望方便一二。”老者道: “你虽是个唐人, 那个恶的, 却非唐人。”悟空厉声高呼道: “你这个老儿全没眼色! 唐人是我的师父, 我是他徒弟! 我也不是甚‘糖人, 蜜人’, 我是齐天大圣!”^[14] (第177页)

这里由“唐”到“糖”, 是语音上的关联; 由“糖”到“蜜”, 却是语义上的关联。而由“糖人”到“蜜人”, 都是临时制造的词, 大致等于英语的 nonce word。事实上, 这类仿词往往带有讽刺的意味, 如《红楼梦》第26回李嬷嬷讲起贾芸: “你说, 好好儿的, 又看上了那个什么云哥儿雨哥儿的, 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儿叫上屋里听见, 可又是不好。”^[13] (第303页) 《红楼梦》第28回黛玉提起“宝姑娘”: “你的那些姑娘们, 也

该教训教训。只是论理我不该说。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13] (第 328 页)这几句话中的“雨哥儿”“贝姑娘”实无其人,只是临时制造出来以示轻蔑和嘲弄而矣。余国藩这样处理“唐人→糖人→蜜人”:

——Though you may be a T'ang man, that nasty character is certainly no T'ang man!

——Old fellow! You really can't see, can you? The T'ang man is my master, and I am his disciple. Of course I'm no sugar man or honey man! I am the Great Sage, Equal to Heaven! (Vol. 1, p. 304)

余国藩这一译法是坚持按唐人、糖人的字面义来翻译,“唐、糖”变成英文后分别是 T'ang 和 sugar,二者并无关系(无论在语音还是语义上)。单单看译文的话,读者也许会问:“悟空为何平白无故要否定自己是 sugar man 呢?这是很奇怪的,译本中那老者根本没有说悟空是 sugar man!”因此,余国藩不得不加注解: Sugar in Chinese is also t'ang. ^[14] (Vol. 1, 第 522 页)再看詹纳尔的译法:

——You may be a Tang man, but that ugly brute certainly isn't.

——You've got no eyes in your head, you silly old man. He's my master and I'm his disciple. I'm no Tang man or Spike man, I'm the Great Sage Equalling Heaven. ^[15] (第 272 页)

詹纳尔略去“唐→糖”的转折,沿用了唐人 Tang man,然后再利用 tang 的语义,衍生出 spike。值得注意的是:小写的 tang,已经不是专有名词。因此,詹译在名词类别上也有一番转移。查 tang 和 spike 都是“尖锐之物”^[7],二者语义上相关连,在衍生方法上略同于原文的“糖→蜜”的同义相关、同义衍生。

换言之,在“唐(糖)→蜜”两项之中,詹纳尔放弃了一项:他没有照翻第二项“蜜人”,却用第一项的语义来另行营造文字效果。在翻译方法上,这是将双关语翻译成不同的双关语^[8]。

这个例子显示,余译株守原文,依样葫芦,译文未见出色。詹纳尔不依原词直译,而是灵活变通,终于,译文有上下衔接的效果。

个案研究五:“沉”与“陈”。说话时故意执著专有名词的语音,再由语音拈带出另一种意思,这样的事,八戒也曾做过,见于第 48 回。此回写通天河的妖怪灵感大王要抓唐僧,于是冻结河面,诱唐僧等人踏冰过河,等他们过到一半,妖怪就裂开冰块,唐僧八戒沙僧都跌下河去,只有悟空反应快,立即跳上半空。

却说八戒、沙僧在水里捞着行囊,放在白马身上驮了,分开水路,涌浪翻波,负水而出。只

见行者在半空中看见,问道:“师父何在?”八戒道:“师父姓‘陈’名‘到底’了,如今没处找寻,且上岸再作区处。”^[16] (第 628 页)

很明显,这里八戒口中的“陈”字明指姓氏,暗指“沉”。中国人的姓与名之间可以巧妙搭配,组合成有意义的词语,这种取名方式可称“以姓连名”。顾炎武(1613—1682)的《日知录》卷 23 指出,以姓连名的取名方式在明代嘉靖以后开始增多^[14] (第 830 页)。这类例子有史可法、古道行、陈王道、张四维、屈可伸、孙念祖、席上珍、连城璧、曾省吾,等等。八戒所讲的“沉到底”是姓和名因谐音而构成有含义的组合^[9]。余国藩这样翻译悟空和八戒的一问一答:

——Where is Master?

——He changed his family name to Sink, and his given name is To-the-Bottom. ^[16] (Vol. 2, 第 385 页)

[注] Sink To-the-Bottom; a pun on the homophones Chen 陈, the surname of Hsuan-tsang, and Chen 沉, meaning to sink. ^[15] (Vol. 2, 第 438 页)

余国藩没有译出“陈”姓,只说唐僧改了姓“沉”(Sink)。这样做虽然可以和下文连接,却未能在译文中传达八戒言谈的谐趣之处。我们应该注意到,原文这里八戒巧妙地利用唐僧的俗家姓氏“陈”来与眼前的困局相关联,颇为机智。余国藩的译文并没有显示这一点,读者必须查看注释才知道原文有一个双关语。——仍是纪实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另一方面,詹纳尔的译文如下:

——Where's the master?

——He's not the Tang Priest now. He's the Drowned Priest.^[6](第306页)

可见詹纳尔别出机杼:事实上他也没有翻译“师父姓陈”,因为译出第一项 Chen,也无法和第二项“到底”的意思 to the bottom 构成具有正常语义的词组(亦即 Chen to the bottom)。既然如此,又何必死死扼住这个“陈”字不放?由于唐僧落水(沉 drowned)这一眼前的事实不宜改动,所以詹纳尔以第一项来迁就第二项“沉溺”(drowned):他不用 Chen,改用 Tang。我们揣测其意:詹纳尔应该是以 Tang 和 Drowned 二词制造谐音。笔者认为詹纳尔这样做比用脚注解解释为佳。主要是上文下理衔接得比较好。

个案研究六:“徒弟”与“土地”。第37回,唐三藏在梦中送别乌鸡国王,不小心跌了一个筋斗,三藏惊醒,忙呼:“徒弟徒弟!”八戒醒来了道:“什么土地土地!”然后就乘机抱怨当徒弟的种种操劳辛苦之处^[4](第475页)。我们知道“徒弟”的英文是 disciple,而“土地”的英文对应是 local spirit,二者在语音上毫无相似之处,难以构成前后呼应。余国藩仍以“直译+文外注释”的方法处理:

——“Disciple! Disciple!”

——“What's all this hollering for the local spirit?” mumbled Pa-chieh...^[5](vol. 2, 第185页)

[译注]Local spirit: a pun on the phrase t'u-ti 徒弟 (disciple), which is homophonous to local spirit, t'u-ti 土地.^[5](vol. 2, 第432页)

余译本身未见谐趣。詹纳尔的译法是保留一项(按照当时的情况,唐僧呼叫“徒弟”这一项似不便改动),但另一项则视乎语境的需要而改动:在八戒的话中“土地”这词的实际语义根本不重要,因为八戒只不过是鹦鹉学舌来宣泄怨气,重要的只是语音上的搬弄。詹译是:

——“Disciples!”

——“What's he going on about 'trifles! trifles! '”^[6](第681页)

如果以修辞效果论,这样大概也接近于 parody(仿拟)的效果。詹纳尔没有按语义直译,他把重点放在谐音上:disciples 和 trifles 押韵——disciple 与 trifle 元音相同,故能谐音。换言之,他保留了“徒弟”这一项,放弃了第二项“土地”。从这一例子看,余国藩的做法比詹纳尔保守^⑧。至于 Waley 的译文,却是“Disciple! Disciple!”“Hey, what's that?”^[7](第197页)这个译法完全删去了语音上的关联之处,只表达八戒的不满(当然也没有照字面翻“土地土地”)。

个案研究七:“锈”与“秀气”。余国藩虽然常常倚重注释来说明难译之处(以致正文的可读性大减),但他也有灵活变通的时候,例如,第67回,七绝山蟒蛇精为患,悟空等人要为大家捉拿妖精除去大害。

会了唐僧,言及拿妖一事,无不欣然。众老问:“是那一位高徒去拿?”行者叉手道:“是我小和尚。”众老悚然道:“不济!不济!那妖精神通广大,身体狼狽。你这个长老,瘦瘦小小,还不够他填牙齿缝哩!”行者笑道:“老官儿,你估不出人来。我小自小,结实,都是吃了磨刀水的,秀气在内哩!”^[4](第855页)

悟空这里是从金属的“锈”(rust)引申出“秀”。这类歇后语,是利用同音字或近音字相谐,由原来的意义引申出所需要的另一个意义,饶有兴味,古典小说中不乏其例,如《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14回结尾处“合欢核桃真堪爱,里面原来别有仁”^⑨^[15](第183页)。“仁”表面上指“果仁”,实同音影射“人”。《西游记》两家翻译如下:

【余译】: You haven't guessed correctly about me! I may be tiny, but I'm hardy. 'Having drunk a few drops off the whetstone, I've been sharpened up!'^[5](vol. 3, 第278页)

【詹译】: You're no judge of people. Small I may be, but I'm solid. There's a lot more to me than meets the eye.^[6](第1230页)

詹译删去歇后语,用了英语的惯用语来代替。论谈吐的风趣程度,詹译似略逊于原文。

余国藩不用语音关联,改在语义上做工夫。sharpened 一语相关:表面上与磨刀相呼应,指刀变得锋利,实际上又指悟空变得更敏锐(悟空以刀自喻)。余国藩的做法,实际上也是保留一层(第一项),改动一层(第二项)。换言之,他放弃了“锈/秀”这项语音相关,保留“锐”的语义,既指刀,又指悟空自己。

原文用的是语音相关,余译用的是同形语义双关。

本节所举的四个案例(1) tang man→spike man; (2) Tang→drowned; (3) disciples→trifles; (4) sharpened, 可显示译者如何灵活变通,将原著的喜剧元素带进英语世界。若未能变通,自然毫无喜剧效果可言。

三、理论上的探索: 纪实翻译、工具翻译和翻译转移

综合本文两节所举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詹纳尔译本中比较多“工具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所谓工具翻译,按译论家的定义,是指: An instrumental translation ...serves as an independent message-transmitting instrument in a new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TC, and is intended to fulfil its communicative purpose without the recipient being conscious of reading or hearing a text which, in a different form, was used before in a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action.^[16](第 73 页)这段话的大意是: 工具翻译在新的沟通行动中充当独立的信息传送工具,接受者也不察觉原本是以另一种语言形态来传情达意的。它的好处就是读者不会遇上阅读障碍。

原文的谐音文字、风趣的谈吐,都让读者莞尔,工具翻译(instrumental translation)同样让译本的读者有切身的感受而发出会心微笑;而纪实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则只纪录原文出现过逗趣的传意事件。相对于詹译本而言,余国藩的译本比较多纪实翻译。这似乎也反映出余、詹两人迥异的翻译观念。

此外,从本文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归纳出另一结论: 谐音双关语不一定要用另一个谐音双关语来对应翻译。原文用语音关联所营造的效果,有时候可以转移用语义关联来补偿,本文所举的“(唐/糖/蜜) tang man→spike man”,“锈/秀→sharpened”都是很好的例子。笔者曾在《〈金瓶梅词话〉的双关语和跨文化翻译问题》一文中说明: 依仗语音层(phonological level)所形成的修辞效果,是可以由词形层次(graphological level)来传达的,反之亦然。现在,我们可以补充一点,依仗语音层(phonological level)所形成的修辞效果,有时候也可以考虑用语义关连的翻译手段来传达。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一种翻译转移(translation shift)。理论上,原本用上语义关连的文字片段,照理也可以在翻译过程中改用语音关连、词形关连,从而营造衔接和幽默风趣等效果。

语言学家卡特福特对翻译转移(translation shift)有较为详细的论述^①。他的一整套理论,值得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参考^②。我们也可以在卡特福特翻译转移(translation shift)理论的基础上,另行发挥,踵事增华。

注 释:

① 胡适也指《西游记》是“滑稽小说。”

② 吴圣昔也曾撰文讨论“《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见吴治等编:《西游记研究论文选》,第 126 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另外,Christiane Nord 在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New York: Rodopi, 2005) 第 80、81、153、173、261 页对 documentary translation 也有解释。所谓 philological or learned translation 是 documentary translation 中的一种。

④ 如果读者有这种想法,就说明不可译现象造成了负面影响。悟空变得蛮不讲理。读者要看过注释后,才能明白过来。

⑤ 例如萧乾自言不喜注释。见萧乾:《叛逆、开拓、创新——序〈尤利西斯〉中译本》,载金圣华、黄国彬:《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香港:三联书店,1996 年版,第 165 页。另王宏志也有相同的意见,见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9 年版。

⑥ Waley 的译文 Have you no eyes in your head? The man of T'ang is my master. I am his disciple and no man of T'ang or sugar-man or honey-man either. 注释: Sugar in Chinese is T'ang (Waley, p. 149), 可见, Waley 和余国藩的做法差不多。

⑦ *The 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 的解释如下: [Tang] A sharp point or spike; the pin of a buckle; a prong, a tine.

- [Spike] A sharp pointed piece of metal or wood used as a strong fastener or nail, now esp. one used to secure a rail on a railway. 可见, tang 和 spike 都有 sharp point 的含义。其中一句释意条目中还用上 spike 来为 tang 释义。
- ⑧ Delabastita, Dirk. 1987. "Translating Puns: Possibilities and Restraints," in *New Comparison* 3: pp. 143-150. 另参 Delabastita, Dirk. 1993. "There's a Double Tongu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Wordpla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Hamlet*. Amsterdam: Rodopi.
- ⑨ 关于用人物姓名来制造双关语的问题, 可以参看洪涛:《〈三国演义〉的英译问题: 跨语种和跨文化翻译——论三国演义中的姓名文化及其不可译性》, 载陈辽、廖进:《新世纪三国演义研究》, 南京: 文教数据编辑部 2001 年版, 第 293-307 页。
- ⑩ 《红楼梦》的译者霍克斯(David Hawkes, 1923-2009) 也用“留一项弃一项”式的“弃车保帅”手法, 翻译的效果比较显著。参看洪涛:《〈红楼梦〉英译与“源本取向”、“规约式研究”的盲点——以〈红译艺坛〉为论析中心》, 载《红楼梦学刊》2009 年第 4 期, 第 320-343 页。
- ⑪ 按, 词话本亦有此诗句, 但文字有异。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本第四回作“合欢核杏真堪笑, 心里原来别有仁”。另外词话本第 61 回, 潘金莲曾骂西门庆生活淫乱, “属皮匠的, 逢着的就上”。“逢”与“缝”谐音, 一语双关。
- ⑫ 卡特福特曾在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论述 Level shifts 的观念。他解释道: By a shift of level we mean that a SL item at one linguistic level has a TL translation equivalent at a different level. 参看 J. C. Catford,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p. 73.
- ⑬ 本文不是暗指译者看过卡特福特的理论, 然后才提笔做翻译。但是, 本文所讨论的个案, 恰好可以和卡特福特的理论互相发明。

[参 考 文 献]

- [1] 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 郑州: 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
-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 [3] 阎广林:《笑: 矜持与淡泊》,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
- [4] 吴承恩:《西游记》,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5] Wu, Cheng'en. 1977-1983.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ranslated by Anthony C. Y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6] Wu, Cheng'en. 1984-1990. *Journey to the West*. Translated by W. J. F. Jenne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7] Wu, Cheng'en. 1961. *Monkey*. Translated by A. Waley. Harmondsworth: Penguins Books Ltd.
- [8] Nord, Christiane. 1997.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 [9] Downing David C. 1992. *NTC'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Spelling*. Lincolnwood, Ill.: National Textbook.
- [10] 2000.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11] 1951.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London and Glasgow: Collins Clear-Type Press.
- [12] Toury, Gideon. 1978. "The Nature and Roles of Norm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New Perspective in Literary Studies*. Leuven: Academic Publishing Company.
- [13]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版。
- [14]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年版。
- [15] 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香港、济南: 三联书店、齐鲁书社 1990 年版。
- [16] Nord, Christiane. 1991.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Amsterdam: Rodopi.
- [17] Catford J. C.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 何坤翁)